墨子閒詁

東京都立
學校圖書

波 4 3 4

D 13

墨子閒詁卷十一

瑞安孫詒讓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

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利之尤大也墨者固取此詒讓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即其義篇中凡言臧者皆指臧獲而言畢並以葬親爲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並謬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無此字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吳鈔本

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畢云說文云葬臧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顧云臧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見小取篇詒讓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臧即臧獲之臧詳小取篇言臧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

也非字蓋衍此篇多以一是一非相對言之以臧爲利其親也而利之丁利字舊本挩今據吳鈔本補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樂音樂畢云當有非字誤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辯葬之非利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謬於所體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禍則取重權福則取輕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俞云當作非爲非也上非字乃亦之誤無衍文權正也經上篇云欲正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擊手擊也畢云此挩字正文舊作脛誤說文云古文擊作挩揚雄曰擊握也从手殹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畢云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爲人所持執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以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意本於此斷指與斷腕畢云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挩案挩腕皆擊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請必舍死取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殺人以利天下也一字涉上而衍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也畢云當爲者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疑當作非爲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此疑當接後之也挩二字害之中取小求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之句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此文多語挩爲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惟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說云惟是常牛馬唯是亦即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

不可正而正之 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可正之中而權其正 利之中取大 此節疑當為事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義可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 詳上當重之字戰國策宋策高注云倫等也服問鄭注云列等比也 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 為長厚不為幼薄 布親厚厚其近親 親薄薄 薄其遠親 親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無至薄 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 顧當為類後云其類在江上井郎澤此節行謂德行 為天下厚禹為禹也 為天下厚愛禹此句厚字疑衍 乃為禹之人愛也 人愛二字疑到 厚禹之加於天下 據下文之下當有為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為其德加於天下畢云言禹之厚德及天下非而 厚禹不加於天下 言所厚此於禹身不偏及天下 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 言惡盜為其害及天下畢云言盜之惡行及天下非而 惡盜不加於天下 言所惡此於盜身不偏及天下

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 言己亦猶是人也 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 言藏名篇云聖人不愛己此下疑當接後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 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言為人則不避難險 正體不動 疑當作四體不勤 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畢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 聖人不為其室藏之故在於藏義難迴畢云言藏富在下非 聖人不得為子之事 假言聖人事親愛無窮而事必有所盡 聖人之法死亡親 亡忘通謂親死而忘之也 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 句 體渴與利 此即節喪下篇疾從事之意畢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為渴此云云者謂書其利以厚葬之說為自厚其親語其經耳喪也案畢說非是 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與利為己 此下疑當接下天下之利句 語經 畢云意言聖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詒讓案語經者言節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畢說非 語經也 當為者畢云非白馬馬 此即白馬也同者非

非馬之說公孫龍子仲尼云公有白馬論詳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畢云案列子仲尼云公孫龍謂趙王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治讓案莊子天下篇云孤駒未嘗有母白馬孤駒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挩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畢說非其指舞說非也舞當從畢校爲無之誤而句讀則非漁大之舞大疑當作殺大之無大涇下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即此義證此義殺俗作煞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通聲類作煞二形相近而譌非也所謂無說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以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救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句三物即指故理類而言生謂辭之所藏由生也藏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下文云愛人也厚下當有人字上愛己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自愛其身非爲愛己之爲人也厚下當有人字上文云愛人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已不外己舉當作譬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焉疑當作有友於秦焉有有於馬疑當作有友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未詳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

從之王引之云愛眾眾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圜之圜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眾也上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眾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詒讓案此當作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眾世寡世以廣陝言下文尚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允兼愛之有相若有與又通愛尚世與愛後世王云尚與上同一若今之世人也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人今世與尚世後世相對爲文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詒讓案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詒讓案無人之二字義自可通今不據增天下之利驩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存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與利爲己句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曰之言也人於此驩若愛其子蠲力單也曰疑當作曰又疑當爲儒者之言儒俗作儒與倪相似而誤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無人即兼愛之義言人已兩忘則視人如己矣子墨子字今據吳鈔本補猶在似害捨大取小然其害猶在上疑有挩文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之三字畢云

一本無論讓案顧校季本亦無今據刪此即前害之中取小也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盜非殺臧也王引之云非殺臧也上非字衍文以下專殺臧非殺臧也 專殺盜非殺盜也 凡學愛人 學當爲譽譽前云譽己非賢也後又云愛人非爲譽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爲其人也句 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 方當爲不 與不至鍾之至不異 鍾當爲千里二字之至當作之不至謂尺與千里遠近異而其爲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爲重字校者又益金爲鍾遂不可通續漢書五行志童謠以董字爲千里草與此可互證 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 畢云說文云璜半璧也 是玉也 此與上是字疑並當作意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 王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一人也是其證 意獲也 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 乃意禽也 俞云乃意禽也當作作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論讓案乃字不誤此與上文反正相對言獵者之求獲欲得禽也 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志即意求之也功謂求而得之利人

也爲其人也 畢云爲一本作非 富人 言譽人之富 非爲其人也 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 有爲也以富人 言有所爲以使人富 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爲 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 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 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及人亦不至因此遂不用賞譽也 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 言雖不足爲孝亦不至於明知己之有利於親而不爲之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 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者字及於下增一之字遂致複出益當作人涉下而誤 盡愛是世 俞云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可證諸讓案俞校未塙以文義推之當作智是世之有人也盡愛是世即兼愛之義 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 不盡下以下文推之當有惡字 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畢云二當爲一諸讓案當作不盡惡是人此挽惡字衍二字耳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弱疑當爲朋形近而誤言盜雖止一人然不能審知其誰

杲則盡惡其明黨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欲疑效之誤名實不必名疑當作實不必名上名字誤衍苟是石也白皆同是石也唯大唯雖通吳鈔本作惟不與大同言大石之中仍有大小之異是有白也白敗是石也敗當爲取盡與白同言白石之便謂焉也便疑當爲使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吳鈔本作兒下同焉猶乃也智某也焉猶乃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唯本與唯通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循雅釋詁云運徙也畢云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人當作入入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舊本挩異字今據吳鈔本補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具同具當爲俱經說上文辭智意二者之文甚詳俱處於室合同也連同國語楚語韋注云連屬也同類之同經說上云有以同類

同也同名之同上同篇謂同區域而處鮒同家屈侯鮒說苑臣術篇鮒作附周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云也是之同畢云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同下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間也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也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之異短人之同一節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昔是而今不然四曰強貌是而情不然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爲劇說文刀部劇滅也劇有滅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句繹兩次字疑皆當作次次即益之壞字一優字二復字皆衍次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此此室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可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藉其情而得之也大指蓋如是今本止此室謁爲山此至而以至字到著因下文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察遂無從證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爲揣之誤正夫辭惡者人右

以其請得焉正當爲匹有疑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爲情下同此以二年傳趙盾爲法受惡杜謂不受惡去宣匹夫雖賤而不宥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故不能必得其情實也

聖人之附濆也附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拊濆云未詳

仁而無利愛而吳鈔本作人利愛生於慮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爲仁也經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利而愛之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臧獲異人故所慮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言所愛雖異其爲愛人則均臧獲統於人之內也

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疑當作弗

能不去也言去一人而利天下雖在所愛不能不去也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蘇云牆疑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己篇嗇其天寶高注訓曰嗇愛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部讓案蘇說近是此下疑當接後文藉臧也死而天下害非愛臧也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顧云正當作匹俞校同詒讓案顧校是也此書匹夫字多譌作正夫詳節葬下篇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天正讀如征誤二子事親此上疑當接不稱行而類行下或遇孰或遇凶孰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孰畢云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言不以孰凶而事親有厚薄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疑當作非彼其行益加也外孰無能厚吾利者孰疑孰之譌謂外物不能使吾利親之心加厚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不加厚藉卽假借字首句臧字舊本誤藏今據吳鈔本正持養義詳非命下篇言假令臧死而害及天下則吾之持養之也當萬倍然爲天下去害非愛臧加厚也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兒下並同

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竝與此文一律可證 **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 首之人謂以首向人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 將將之借字說文手部云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舉者若一人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若一人爲人百人亦爲人故云取之盡是也 **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故一人之指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正引之云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指非一人也 **方之一面非方也** 言方冪與方局方體不同 **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 以上當有失辭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詁云故事也此疑當接上語經節下 **以理長以類行也者也非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 蘇云據下文類行者也非二字當乙蘇云故事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非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 **也當爲妄今人非道無所行** 道與理同此釋以理長之義言不循道則辭不可行唯有

强股肱而不明於道 唯與雖通 **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 文選洞簫賦李注云浸淫猶漸并相親附之意也 **其類在鼓栗** 在下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譌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辭意殊不可曉疑皆有說以證明之如韓非儲說所云者而今已不可考矣 **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 畢云言能追正迷惑詁讓案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難通畢以意說之皆不甚塙今無可質證姑存以備攷 **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 畢云言其指相若 **其類在譽石** 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詁讓案畢說未塙疑當作譽石說文石部云譽石毒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可以毒鼠郭璞注云今譽石殺鼠鼷食之而肥此言譽石害鼠而利於鼷以況或壽或卒之利害不同也 **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 此疑釋藉臧也死而天下害一節之義 **其類在惡害** 畢云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 **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 二當爲上字之譌說文古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世與尚世義同此釋上文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其**

類在蛇文此文有譌洪云文當作立立卽蛫字之省莊子秋水篇夔憐蚿蚿憐蛇蛇亦取相愛爲義案洪說未審

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人以利天下一節之義畢說失之其類在阬下之鼠阬舊本譌阮今據道藏本吳鈔本阬虛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大仁舊本得鼠則殺之爲其害物也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此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其類在申有譌扰凡興利除害也上文云興利爲己此疑釋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庸壅之譌王云雍與甕同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灌紀孝成紀申徙氾濫卽此卻言甕之害雍詁讓案王說是也此卻言甕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汲水之利也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上文義可厚厚之義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學疑舉之譌上文云舉己非賢也此或釋其義其類在獄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言出而求利而愛人此釋上文爲賞譽利一人一節之義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釋上文以滅爲其親也一節之義其類在官苟有譌兼愛相若一愛相若言愛一人與兼愛衆人同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上文愛衆衆也畢云一本作校季本亦作蛫此文有譌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韋注云處名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決嫌疑句焉馬摹蹻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摹規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畧約要也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說爲狀因說爲然論求suǐ言之比以名舉實經說上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鄒衍曰辯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傳一抒愚意顏注云抒謂引而泄之也畢云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畢云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易乾文言云或

之者疑之也 假者今不然也畢云假設是尚未行 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畢云中去聲 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辟同譬說文云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說文喻字 譬也譬喻也喻古文喻字 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辟譬也也字疑衍王云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備城門篇詒讓案王說是也潛夫論釋難篇云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矜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 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部云侔齊等也謂辭義齊等比而同之 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謂引彼以例此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 是猶謂也者同也此云取與求義同謂所求者在此所不求者在彼取此以得其同所謂予之也 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不讀爲否 率遂同率遂猶近也率遂近也率循也義同廣雅釋詁云率遂也 遂即述也明鬼下篇率循古並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遂述也明鬼下篇率循作循經月令作循鄭注謂即周禮匠人

之遂徑並 其證也 辭之侔也畢云之侔一本作侔之語疑當作止 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 其所以然不必同其然也同舊本挩上三字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舊本無所字王引之云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合寫者脫去上三字耳 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 故辟侔援推之辭也畢云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 行而異轉而危俞云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 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 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周舊本並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

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是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諦案張本公孫龍子文說文馬部云驪馬深黑色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畢云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係獲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舊本作親畢云當爲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

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臧非愛臧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爲乘船蘇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世相與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人字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以亂名者也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乙所謂內膠外閉爾雅釋詁云膠固也謂內膠固而外閉塞與

心毋空乎 元王讀爲孔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舊本然作殺畢云據上當爲然一本作然王亦校改然云案上文曰焉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並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蘇云然與敎字形相近遂展轉致訛諦諟案畢王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 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書也好讀書好書也 且鬬雞非雞也 畢云言人使之鬬 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 據上文當亦有世相與共是之五字 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天也 疑當重天字 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 舊本挩類字畢云據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 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 畢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卽而非兩字之訛王說同諸讓案罪疑當作衆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衆共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轉是誤挩耳 無也

故焉 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顧並據道藏本正吳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焉也當倒尤非 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舊本字今依王校補詳前 愛人待周愛人而後愛人不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矣 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不待徧不愛人而後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舊本不待周乘馬句挩不字而後爲不乘馬句挩爲字下文衍而後不乘馬五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 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

非棘也棘之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問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非人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人之鬼舊本挩人字王引之云祭而言也寫者脫人字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盼顧云淮南案王說是也今據補祭兄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說山訓作盼此作盼盼說也畢云上之疑當爲大王引之云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論讓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盼一目小也馬目不可以言盼顧校近是之當從蘇訓爲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則爲之馬盼畢云爲當作謂之盼猶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目盼謂之盼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即襲此文而易馬爲狗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一馬

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馬或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白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畢云墨子弟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子榮辱篇楊注云俞讀爲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愈勝也畢云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爲太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名羊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謂之羊腸坂也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引作牛子將誰驅駕與羊王云羊不可與馬並駕羊當爲牛太平御覽甲卷云子舊作我拱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耕柱子曰將驅驥也子墨子曰何故驅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驅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荅墨子何故驅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蘇云言任驅策也子墨子

曰畢云子墨二字舊
脫據太平御覽增我亦以子爲足以責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荅
耕柱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蘇云亦責備賢者之意巫馬子謂子
墨子曰畢云藝文類聚引謂作問蘇云巫馬子爲儒者也疑
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共後詘讓案史記孔子弟
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其年齒當長
墨子五六卞歲未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鬼神孰與
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畢云藝文
類聚稚器物部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畢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王海
聚引瞽作盲昔者夏后開畢云昔者
有崔嗣傳注蓋誤衍蘇云開即啟也漢人避諱而改之使
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王海
初學記鱗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折改採云舊作
折據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
多無川字非王云畢改非也折金者擿金也漢書趙廣漢傳
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
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
有鉛錫有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

之遠矣彼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揭上擿山
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揭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
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
寶部九路史疏仡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竝作折金
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拏善原
文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
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而
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案王說是也
陶鑄之於昆吾吳鈔本無之字畢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
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文選注作是
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
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即昆吾虛也王
云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
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
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竝作鑄鼎太平御覽作鑄之路
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
宋閒人改之也論讓案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昆吾作陶高注
云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
陶冶通典州郡篇云濮州濮陽縣即昆吾之虛亦曰帝丘案
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即古昆吾國也夏啟
使蜚廉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七命云銘德於昆吾之

鼎吾吳字通漢陽古亦名帝臣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臣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書作帝臣之鼎亦即指夏鼎言之

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作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譌作白若之鼈畢據改爲目云舊脫乙字又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作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詒讓案白若道藏本作目若吳鈔本季本作白若初學記引亦作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汇海集鋤劒讚敘云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虞荔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譌捝難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較長翁當作莽莽說文口部嗌籀文作莽經典或段爲嗌字漢書百官公卿表莽作朕虞是也莽與翁形近節葬下篇吳泣不秩聲嗌嗌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爲新備文篇剔以金爲新薪薪今本亦譌難又經說上爲新薪所指薪脯薪並作難者形近譌易薪與斯音義同詳經下篇薪雉猶言斯雉即謂殺雉也史記龜筴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刑白雉及與騶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蓋以雉羊之血釁龜也乙當作

已已與以同言啟使伯盖殺雉以釁龜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尚未譌今本又捝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眞郘書燕說不可究詰矣又博物志云昔夏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似即此事而傳聞小異曰畢本曰上增龜字此玉海增王云曰者翁難兆之由曰即其證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曰則曰上本無龜字明矣詒讓案玉校是也但此下文六曰上饗明將鑄鼎以共祭言也下文言兆之繇乃是占詞王以下六句並爲古詞恐非鼎成三足而方王云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則三字必元以後人所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斛七斗又一受量二斗二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引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云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詒讓案銅劒讚亦作三足不炊而

自烹畢云此言字俗寫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炊而自沸云炊爨也鍑釜也讀及鼎錄並云不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漢時俗語蓋出於此不舉而自臧畢云世俗傳周鼎不爨玉海引作藏治讀案銅鐵讀作不舉而自藏鼎錄亦作藏瑞引墨子曰神鼎不灼自熟不爨自滿五味生焉疑即此異文炊灼熟意舉爨字形並相近不遷而自行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遷从手扁則遷實古扁字後加爲遷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虛舊本作墟今據吳鈔本正畢云此墟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詒讓案此卽漢書郊祀志說九鼎皆雧亭云舊脫乙字又上帝鬼神也上鄉畢云鄉疑同向爨乙又言兆之由畢云舊脫乙字又字作入據藝文類聚玉海改藝文類聚由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詒讓案乙當作已由繇通言已卜又言其兆占也左傳閔二年杜注云繇卦占辭曰爨矣上文命龜云上爨此兆之占辭曰爨矣之故云爨矣逢逢白雲逢逢通毛詩小雅采菽傳云蓬蓬盛貌莊子秋水篇云蓬蓬然起於北海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王云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並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王引之云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駾駾征夫之駾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九鼎既成遷於三國銅劒讚作定之國都疑誤畢云北國爲韻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周人受之此卽夏鼎也漢書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饗亭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周此以禹爲啟蓋傳聞之異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桀傑通詳非命中篇謀舊本誤諫王引之云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諸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案王校是也蘇訛同今據正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與吳鈔本作於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二人

蓋並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卽此縣子碩也蘇疑卽檀弓縣子瑣未塙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者築牆然譬吳鈔本作辟能築者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睎說文曰睎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趣乎城下或操表揆以善睎望此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趣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睎同卽彼所云操表揆以善睎望也睎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古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郗時是其證也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功皆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畢云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意舊本作義今據藏本吳鈔本正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荊字耕荊聲相近則荊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藏云篇首但言耕柱子此多一荊字疑衍文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三升蓋謂每食之數藥守篇云參食食參升小半日再若據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此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說宋鈃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矣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畢云智作知下同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吳鈔

本無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畢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俞云戰國齊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後生不敢死後生卽弟子之稱非儒下篇云弟子後生畢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曰子二字今以意補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富讀爲福福富古字通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語讓案王讀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譌王蘇俊並未塙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畢云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文子或在佚篇中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豨道藏本吳鈔本作豨下同說文豕部云豨豕走豨豨也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譬先王畢云先舊作大是譬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一本如此下同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譬先王是譬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譬而不譬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

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以和氏所獻者爲楚武王文王王成王與韓子不同未知孰是隋侯之珠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史記楚世家云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有朱翔鳳云棘同翮異同翼亦謂九鼎也爾雅釋器附耳外謂之鉄翼鉄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鬲郎翮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蘇林曰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畢云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蛙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蟄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支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蛙出於蟄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諦讓案周公申徒狄謂當在

佚篇與此文不相蒙也詳佚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而集解孔安國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莊子人間世釋文云字子高問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厭怠也畢云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諦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

畢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哉畢云一本無是字蘇云是當作之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本作知以所智告之畢云舊以所二字倒一本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畢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也郎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郎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郎魯陽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論讓案楚語章注說與賈同文君似六年傳云使寬爲司馬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今南陽魯陽是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畢本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有竹馬之歡詒讓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也字今據補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畢云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詒讓案此直言童子戲效爲馬耳不必竹馬畢說並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畢云舊以舉二字倒一本如此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是徒敝其口也經下篇云窮盡蕩也即消磨敝盡之義此篇亦兩見蓋謂不可行而空言字形相近當誤衍詒讓案畢說是也說文水部有激字从水敫聲此借爲敫擅弓有齊人黔敫此墨子弟子與彼名同游高石子於衛畢云舊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師篇有墨子弟子高何未知即高石子否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畢云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詒讓案顧校季本作卿荀子臣道篇楊注云設謂置於列位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挩衛字今據道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

乎無吳鈔本作毋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畢云關卽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辭三公東處於商蓋畢云商蓋卽商奄奄古蓋字古與盍通盍奄卓書相似故奄譌作盍又譌當爲商奄蓋字古與盍通盍奄卓書相似故奄譌作盍又譌作蓋韓非子說林上篇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掩客傳並作蓋餘亦其類也顧蘇說同詒讓案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孔疏引服虔云商奄魯也又定四年傳云周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說文邑部奄作郾云周公所誅郾國在魯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案商奄卽奄單言之曰奄累言之則曰商奄其實一也詩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卽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也

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詒讓案顧校季本不到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詒讓案顧校季本亦不到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

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處詒讓案苟陷同食長形近故誤說文口部云陷高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然義較短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卽禽滑釐見公輸篇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云倍反也蓋云倍背同鄉向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蘇云此節文有錯誤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爲返之假字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曰字盍門人有倍墨子而歸者共言如是我豈有罪哉吾反後言彼有先反者吾雖反尚在其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旬失後之人求賞也詒讓戰敗失道而後歸不得

與賤者同賞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述詒讓案此即非儒篇所云君子循而不作也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云其當爲甚字之誤下言次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當爲譎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譎術與譎並述之假字其字並從朮聲故得相假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善者不作蘇云今也當爲今世詒讓案也即之之譌蘇校未搞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畢云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畢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爲其善而已述主乎內故以古言作主乎報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則善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意案蘇說是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巫馬子蓋巫馬期之族史記孔子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故下云魯人於鄒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也我與子異畢云子舊作之一本如此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擊支也疒部疾痛並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畢云舊不疾二字倒一本如此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蘇云二句當有脫訛以下文語意攷彼也有我二字疑衍命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之當言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命云此當作彼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作意非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謂說其義而從之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

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曰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下亦有挩誤

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所利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不言疑當作必言蕩口義見前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

犧牷 犧吳鈔本作觀道藏本同畢云此觀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 維人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蠻人之誤但割即祖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詁讓案雜雜形近而誤儀禮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有雍人雍雝之隸變即蠻之省 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食之二字吳鈔本同畢本增不可二字無食之二字云舊本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詁讓案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有今據增 見人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據改詁讓案生字似不誤說文食部云餅麪餈也 則還然竊之還疑罷之借字說文罷部云罷遭也 曰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爲余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其芻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詁讓案二說並非舍予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余食猶言與我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云安字語詞無實義詁讓案曰月疑耳目之誤言共見物而貪也 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據太平御覽改曠燕而不可勝辟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無曠不可勝辟也詁讓案曠燕即曠衍說文云衍水朝宗于海也从水行聲曠衍疊韻連語故云然也 評靈數千畢云說文云評召也頒段字詁讓案依畢顧說則數千爲評令之人數與上下文義並不貫皆未足據此評靈當爲呼虛凡經典評召字多段呼爲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卜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注並云豐呼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康成易注云拆呼說文土部云坼裂也呼即坼之借字坼本訓裂引申爲坼裂呼虛謂開除虛曠之地此與上文並即公輸篇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書形近而誤詳天志下篇不可勝畢云下當脫用字詁讓案據非攻篇疑挩入字 見宋鄭之閒邑閒邑言空邑與王制閒田義同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

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於春秋當爲季康子孟武伯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詒讓案禮記檀弓莊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季孫紹孟伯常當即昭子敬子之子若孫也不能相信而祝於蕝社蕝舊本譌禁下同王云禁社乃蕝社之譌蕝與養同爾雅釋木曰養木蕝木釋文曰養本或作蕝漢書東方朔傳蕝珍怪師古曰蕝古叢字案王校是也洪說同今據正叢社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和王引之云苟猶倘也是猶弁其目畢云說文弁蓋也而祝於蕝社也俞云也當作曰其下祝詞也上文而祝於蕝社曰苟使我和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吳鈔本作釐下仿此作氂是其證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畢云度謂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爲興度案此與禽子同名曰吾問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謂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爲興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譌作度史記蘇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與廢好與惡皆對文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

貴義第四十七

瑞安孫詒讓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案何故則皆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虜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語讓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刪節王校未塙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貴義疑當作義貴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

子自魯卽齊 毛詩鄭風東門之墠傳云卽就也言由魯至齊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 過故人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之齊過故人 謂子墨子曰 畢云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 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 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 王校亦刪故字 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 何故止我 畢云太平御覽故作以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 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藏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惡足以此書當時已有兩字之論詁讓案此文挩佚甚多余知古諸侯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惡足以此書當時已有兩字之論詁讓案此文挩佚甚多余知古諸侯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

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通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著出墨子文亦多刪節誤舛今未敢據增余書獻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本作獻書惠王傳寫挩書存獻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 獻惠王以老辭 藏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始矣壯終庚寅凡五十七年墨子之游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詘讓案諸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 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 畢本成改誠云舊作成據藏文類聚改一本同詘讓案顧校季本亦作誠王云古或以成爲誠不須改字 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 畢云藏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 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 畢云藏文類聚引作爲 草之本 吳鈔本本作木下同藏云草之木上當脫一字 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畢云藏文類聚引作療 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畢云藏文類聚引食作用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

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畢云粢當爲齋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謂穆賀也戰國策史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爲主君秦隱云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令從諸侯衰而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後魯問篇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樂羊對魏文侯魏策魯君對梁惠王亦並稱主君則戰國時主君之稱蓋通於上下司馬貞據春秋時制謂唯大夫稱主非也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尚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若君欲見之吳鈔本君作君若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女作汝今有藥此蘇云藥下當脫於字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

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詒讓案此七字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並有挩佚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舊本挩下不足二字王據上句補與耕柱篇合今從之是蕩口也蘇云耕柱篇亦有此文上遷字作徙下二遷字作舉子墨子曰必去六辟辟僻之借字嘿則思畢云嘿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此言三而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俞云使者三代御當作徙三者代御三者即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

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案俞說是也今據正 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俞云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手足口鼻耳 疑挩一目字 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 言於道不能無出入非子大宗師篇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 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 畢云排猶背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大一巫之宰 宰即膳宰也見儀禮燕禮禮記文王世子玉藻舊本挩一大二字王據羣書治要補云魯問篇亦云竊一大一巫 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 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叚字廣雅釋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並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黔者黑也 吳鈔本黑作墨非畢云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 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何若曰黯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 吳鈔本白作素俞如曰竊然曰黑文校之疑當作不能知今本及吳本並挩一字耳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布之慎也 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商人用一布布 下布字當作市言用一布市也 不敢繼苟而警焉 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譏訽即詬詬恥也或作訽从句詬或从后詬詬恥也辱垢陋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詬訽楊注云詬詬或从厎作詆楚辭九思云違羣小兮詬訽即顏注云厎詬詬無志分也呂氏春秋云頑鈍亡恥厎詬亡節顏注云厎詬詬無志分也呂氏春秋知分篇詬恥也或作訽从句詬或从后詬詬恥也辱垢陋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詬訽楊注云詬詬或从厎作詆楚辭九思云違羣小兮詬訽即顏注云厎詬詬無志分也呂氏春秋知分篇 誣徒篇云草木雞狗鳥獸不可譖詬遇之譖訴遇之則亦譖訴報人譖詬亦謂詬遇之詬蓋詬詬本訓恥因以爲恥詈人之

語又引申之人之蒙恥辱無決擇亦謂之誤誤此以市布爲
喻本言不敢輕易無決擇而譬物也畢云譬卽俾字正文
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
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
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吳鈔本義作治而助之脩其身則愠
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
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
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
先王之傳也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遊吳鈔本作游畢云北堂書抄作使
於衛關中載書甚多畢云關中猶云扃中扃音相近論讓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云局關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服虔云局橫木
校輪閒蓋古乘車箱轄閒以木爲關中可庋物謂之局亦謂

之關故墨子於關中載書矣弦唐子見而怪之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
人弦高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
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作公
子也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公上過高注云公上過子墨子弟
上字通過疑亦衛人揣曲直
而已說文手部云揣量也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
公旦朝讀書百篇畢本無書字云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卅三引兩
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諸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書字今不據刪夕見漆十士畢云漆七字
案藝文類聚引作七諸讓案唐岱嶽觀碑五經文字石本七字並作漆假音今俗作
脩至於今吳鈔本脩作修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
廢此畢云北堂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故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
者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而民
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云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

精微 周禮鄉師鄭注云逆猶鉤考也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畢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 蘇云公良桓子蓋衛大夫詭讓案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良孺陳人則陳亦有此姓 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 廣雅釋言云簡閱也 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俞云吾當爲若字之誤也 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 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王云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數百人處於後今作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 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詭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子墨子弟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挩弟子二字所仕者

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 畢云後作審詭讓案荀子注引亦作當疑審字近是 曰待女以千盆 女吳鈔本作汝盆畢本改益云舊作溢據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王云古鎰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此言千盆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士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多引此則畝數盆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爲量引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則盆非盆之譌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益鼓鼓亦量名 畢本亦改 授我五百盆 盆畢云盆非下同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字 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 畢云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 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

說吳鈔本作悅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藏本也作之畢此字云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畢云當爲倍徙下同詒讓案畢校是也徙徙字通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畢云則舊作財一本如此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史記日者傳集解云古人古候卜筮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畢云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通名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曰日者畢云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遇作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畢云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舊本生誤王引據吳鈔本顧校季本正不可以北淮南子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許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諱龍案此日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即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畢云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畢云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日者傳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畢本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增王云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詒讓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通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被逆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畢云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

下也蘇云圍心未詳圍或當作違吳王
揩云圍心即違心古圍違字通子之言不可用也子
墨子曰此上疑有挩文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舍下亦當有吾
字蘇云革更也是猶舍穫而擥粟也國語魯語收攦而烝革注云攦拾也一切
經音義引賈逵云攦拾穗也擥攦字同
云攦拾也一本作擥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
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
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詩
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則白有公孟
孟氏非公明氏也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及
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也君子共己以待蘇云共讀如恭論讓
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案荀子王霸篇云則
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恭或讀爲拱亟拱而已問焉
也案此共已當讀爲拱已非儒篇云高拱下視是也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
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下篇述儒者之

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即此畢云
說文云扣牽馬也彼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子墨子曰是
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
之云身字義不可通身當
爲耳隸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鎮碑與耳相似故
耳譌爲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爲身
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
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
乃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
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
子之所疑惑也吳鈔本所下有以字疑謂言之無益而有
害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
一物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儒篇云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君子之必以諫子下疑挩一字然而大人之利
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當在此案蘇校未塙若此者雖不扣必
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

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蕃稅僞材畢云僞疑當爲賒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之利句下誤錯於此此此文當云欲攻伐無罪之國以廣辟土地蕃稅僞材治讓案畢校近是但蕃稅義難通疑蕃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箋云籍稅也節用上篇云其籍斂厚材財字通籍稅賒材猶云籍斂貨財矣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云已上申明知其一身失之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謂上當有所字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畢云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糈玉疑當爲巫糈舊誤糈王校下文諸糈字皆爲糈惟此未正今審校當與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用糈祀神之來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丙則奔則爲妾鄭注云奔或爲衒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衒嫁不售畢云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一本作之詒讓案今子徧從人而說之徧吳鈔本正作偏之是也意林作人莫之娶今據正攻下篇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畢云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舊本筮譌星王據下文改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脫王據上下文義補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糈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爲糈字之誤也莊子人閒世篇攻篆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糈是糈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注南山經曰糈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糈糧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吳鈔本作均行說人者其功

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說讓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鄭立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與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子儒者故亦儒服與

搢忽畢云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忽誤詒讓案儀禮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本書作在治晉云晉者笏也忽晉笏字並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詒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笏之誤但木笏非貴服所未詳也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畢道藏本吳鈔本並詳兼愛从牛誤韋以帶劍並詳中下篇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

王鮮冠組纓說文系部云組緩屬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王肅云立冠之纓也禮記玉藻云諸侯之齊冠也此朝服當從緇布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與鮮冠緋衣博袍文侈與子樂論篇云亂世之徵其服組鮮麗義詳節用篇尒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云袍衣前襟也緋舊本作絳王引之云緋當爲緋字之誤也緋與緹同集韻緹或省作緋漢丹陽太守郭旱碑爾緋袞口緋即緹字字從糸不從糸緹衣大衣也字或作褫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褫衣博帶釋文曰褫本又作縰劉子黃帝篇釋文向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倞注並曰逢大也劉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縰逢摐字異而義同縰衣與博袍連文縰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裒也裒亦大也氾論篇又云裒衣博帶詒讓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縰衣即禮經後袂之衣周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後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博袍即謂縰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聽治所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縰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縰紗袍大誤以治

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翦髮文身南面而霸天下又云越人翦髮讇頭注云髮斷也剪即翦之俗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讀如無宿諸請舍忽畢云舊作愈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畢注以不爲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畢云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孟子告子篇荅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公孟子唯舉言服故爲墨子所折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明鬼下篇作費中中仲古今字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叔即管叔詳耕柱篇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畢云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說文齒部云齰齧也齰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

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畢云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亢冠也亢畢本作丌云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下郎其字以意改王引之云古其字亦有作亢者亢古文其也後凡亢譌作亦者放此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無畢本改有云舊作無據下文改王云畢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顧蘇說同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本有者字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畢云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云子亦疑當作亢子亢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書有箕子篇今亡孔晁作注時尚在也亢傲也畢云以下亢舊皆作亦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畢云後子嗣子也三年喪服義詳節葬下非儒下二篇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字說詳節葬下篇姑姊舅甥皆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以聲節之曰誦禮大司樂鄭註也歌詩三百歌依詠詩也舞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容禮記樂記注云弦謂鼓琴瑟也歌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以聲節之曰誦禮記樂記注云弦謂鼓琴瑟也歌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容禮記樂記注云弦謂鼓琴瑟也歌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舞有歌詩之證墨子意謂不喪則文習樂明其曠日廢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弦之舞之與此書義同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挩國字王據下文補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儒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

治之廢則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本誤作是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故雖治國勸之無饗畢云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畢云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俞云晏子春秋雜上篇壹而遽掘井說苑談叢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鵙漢書賈山傳祕飢在前師古曰鵙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案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皆爲聲樂畢云說文云薾華盛也或多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爲虛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爲虛也趙策曰齊爲虛戾又曰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戾卽虛爲也非命篇曰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卽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梁歲粒米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間世篇國爲虛厲身爲刑僇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

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爲禮記讓案卽五禮之吉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客禮卽五禮之賓禮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說文网部云罟网也爾雅釋器云魚罟謂之罶毛詩碩人正義引李巡云魚罟捕魚具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畢云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舊本倮作果今從道藏本改吳鈔本又作裸畢云果當爲裸說文云倮赤體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洪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謂袒衣與揭衣其露體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讖晏子猶善倮而高撅者也其義與此同俞云畢謂撅當爲蹶失之蹶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喻內則不涉不撅撅衣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公孟子曰知有賢於人謂偶有一事賢於他人則可謂知

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有以吳鈔本作亦有）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俞云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嬰兒子即吾子也）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亡（王引之云亡讀為無）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為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為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即墨子所本儒者之說）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俞云避寒避暑為男女之別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為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本或誤為宜因誤為室矣語讓篇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畢云舊脫為字據上文增）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蘇云程子即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畢云舊脫天字據下文增）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並詳節葬下篇）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鼓云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者擊也詳兼愛中篇）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

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到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畢云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爲還之誤謂墨子評程子今還也反後坐畢讀反爲句後又爲句云言惑於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王云畢說非也後當爲復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王云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生舊本譌王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聞當爲問辭讓案畢校是也孟子云政不足與閒也趙注云閒非也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

也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遂難之言人不能無毀譽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孰辭習孰之辭猶云常語議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荅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孰以栔難畢云孰當爲孰亦通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爲列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乎是其證應讓讓案王校是也吾當爲圄之省說文口部云圄守也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即申應孰辭不必稱議之指畢云蛾同蟻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畢云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爲亦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

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强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亦云强梁然義似不同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駰案徇疾也索隱云徇齊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叡慧皆習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濬濬深也義亦並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部云侚疾也徇即侚之譌莊子知北游篇云思慮恂達又借恂爲之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意林引作碁年畢云同期年詒讓案此書則年字多作其試觀葬下篇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魯有昆弟五人者亢父死畢云亢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亢其詒讓案意林正作其下竝同亢長子嗜酒而不葬亢四弟曰子與我葬畢云與舊作無一本如此當爲子沽酒勸

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吳鈔本無其字四弟曰吾末子子酒矣末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未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蓋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畢云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畢云太平御覽引云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畢云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强爲之畢云必當爲不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正蘇云此勉之之詞必字不誤詒讓案依

蘇說則當讀何以視人句斷下云必強爲之乃勉其爲義非責其不爲也考意林約引此文作強自力矣則馬總所讀似已如是然今以語氣校之竊疑必字當在視人上仍爲詰責之辭與上文不視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有游於

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知先生舊本譌先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又舊本神爲二字到轉王校乙正吳鈔本下到能爲禍人哉福畢云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門無稱無知能爲禍人哉六字案吳鈔本亦無知能以下六字又畢本挩福字各本並有今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詒讓案王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爲人禍福哉人哉二字恐非衍文才故耽定姑仍舊本爲善者富之王云富舊本與福同爲暴者禍之舊本挩爲字王補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

子引之云意者疑詞廣雅曰意疑也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乎

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繇役者匿徒謂避繇役蘇說同詒讓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字刑徒又誤到耳蓋即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爲隱匿亡人之法是也對曰未之得聞也畢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亓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問下吳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舊本挩爲字王校補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

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何上疑挩鬼神二字人之所得於病

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
遽無從入王云舊本脫閉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
疾病部一引補詒讓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
云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郎本此文畢云
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
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所
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
也畢云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
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顧云曰當爲曰蘇云告子
之說下墨子言告子口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然此告子自
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荅者當另爲一人詒讓案曰字不
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蓋告子嘗以此言
毀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述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
我行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脫墨子二字遂
若二三子原告子行惡與下云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
悟又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
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此書以此

告子與彼爲一人王應麟洪頤煊說
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爲是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
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字同有人於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
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他皆倣此居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
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七下文兩言毀
吾毀不字當是衍文告子毀畢云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
曰告子勝爲仁無爲字蘇云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引
以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然之志本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假以勝爲告子之名閻若
璩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塙證疑不足據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
子爲仁譬猶跂以爲長畢云苦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
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
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畢云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

我下疑當有能字故下墨子墨子曰政者曰言之身必行之子難之曰惡能治國政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墨子曰政者曰言之身必行之能治國政子姑亡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語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亡亦見備梯篇子之身亂之矣吳鈔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瑞安孫詒讓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畢云當是魯陽文君楚粹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爲患畢注非也俞云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案蘇俞說是也以時代攷之此魯君疑即穆公**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之士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亟舊本誤作函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云亟疾也速也本篇亟字多誤爲函詳後**敺國而**

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非此顧舊本作非願二字畢云言非此之爲願王云畢說非也顧當爲顧顧字之誤也顧願草書相似顧與固通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之爲願而言今本顧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項子牛蓋田和將伐魯事詳後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吳伐越事詳非攻中篇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云山處曰棲西伐楚葆昭王於隨楚葆保通左傳定四年吳人郢昭王奔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於吳舊本國下衍太子王云國太子本作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以國爲國家之國因加太字耳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虛戾義詳非攻中篇此三晉謂晉卿三家郤公孟篇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智氏范氏中行氏也故非攻篇云并三家以爲一家與韓趙魏不同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

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王云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字是其證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畢云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蘇云大當讀泰郎太公田和也蓋齊僭王號之後亦尊其祖爲太王如周之古公云俞云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亶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尚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尚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亶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宅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詒讓案蘇俞說是也據史記田敬仲世家及六國年表田莊子卒於周威烈王十五年子大公和立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畢云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畢云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

百姓畢云舊作敎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敎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案畢校是也說詳尚賢中篇熟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畢云謂下當脫魯字今使魯四境之內畢云謂魯陽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亢不至乎道藏本吳鈔本亢並誤亦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蘇云父當作君據史記鄭世家云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是三

世弒君之事也詒讓案黃式三周季編畧亦同蘇說黃氏又據此云三年不全以魯陽文君攻鄭在安王八年即鄭繻公被弒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攷魯陽文君名寬爲楚司馬子期之子據左傳子期死白公之難在魯哀公十六年哀公十四年寬即嗣父爲司馬則白公作亂時寬至少亦必已弱冠鄭繻公之弒在魯穆公十四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已八十四年文子若在約計殆逾百歲豈尙能謀攻鄭乎竊疑此三世並當作二世蓋即在韓殺幽公之後幽公之死當魯元公八年時文子約計當七十餘歲於情事儻有合耳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畢云舊作順也三年不全猶玉藻云年不順成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釋文云彊梁多力也詩大雅蕩毛傳云彊梁禦善也孔疏云彊梁任威使氣之貌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

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畢云周禮司勛云戰功曰多此論讓案顧校季本亦作我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畢云粮糧字俗寫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吳鈔本並誤亦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畢云爲謂字論讓案吳鈔本作謂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羣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吳鈔本無則字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此若畢改爲若此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同王云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爲若連言之則曰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尚賢篇又節

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又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先秦書亦多有之案王說是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吳鈔本語作謂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節葬下篇作炎人而以食子爲輟沐國俗與此不同竊疑啖人之名即起於食子此篇是也橋未詳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畢云鮮一本作解詁讓案節葬下篇亦作解顧云鮮解字或相亂殷敬順釋列子用鮮字訓非也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後漢書南蠻傳云交阯其西有啖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爲猶人是也李注引萬震南州異物志云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則漢時尚相傳有是國也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蘇云第二句君字當作人第三句人字當作若傳寫誤也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

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首疑即貍首史記封禪書云蓋弘設射貍首云蓋貍與來古音相近故貍首亦謂之來首服謂服馬者令之俯則俯畢云頻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畢云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微者賤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賤司也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問之也此微之以諫亦言伺君之閒而諫之也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爾雅釋詁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外匡其邪而入其善

而吳鈔本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畢云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同而無下比尚與上通舊本無同字王云此文具見尚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舊本挩是字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挩所字今據吳鈔本補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畢云與舊作興以意改諸讓案畢校是也而讀為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為賞與為是也不必眞好也前大取篇云為賞譽利人也是其證魦者之蓁畢云鈞字俗寫从魚蕘文類聚引作鈞案玉篇有魦字云丁叫切亦作鈞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諸讓案集韻三十四嘯云鈞或作魦異鈔本作魦魚之蓁疑誤顧校季本魦作鈞莊子刻意篇鈞魚閒處釋文作魦云本亦作鈞淮南子說山訓云鈞者使人蓁非為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藪

文類聚作魚詁讓案當作魚賜今本挩一餌鼠以蟲畢云餌字耳道藏本吳鈔本並有魚字今據增餌鼠以蟲舊作蛆非據藝文類聚改詁讓案蛆蓋餌之俗體集韻七志云蛆釣魚食也蟲非所以餌鼠疑當爲蠱字之誤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蠱蠱毒是蠱有毒義餌鼠以蠱即謂毒鼠故云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讐則慍也吳鈔本糴糴二字互易畢云舊字正作讐王云糴當爲糴糴賣也故云是猶欲糴糴讐則慍也今本糴作糴則義不可通豈不貪哉顧云貪與拂同王云貪讀爲悖悖上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貪而煩鄭注曰貪者作費者借字也案王說是也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曰子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畢云下當有曰字義耳義耳焉用

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詁讓案吳鈔本顧校季本正作所謂乎勞謂爲人任其勞也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蓋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之下王據下文乙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或以盛爲成詁讓案此放此謂耕事已成也古字當一農之耕也下並同王說未塙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吳鈔本作藉畢云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舊本挩以字今依上文增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患下當依上文增矣字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睹吳鈔本作覩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覩翟以爲不若誦先王

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畢云次下當脫說字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吳鈔本作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畢云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蘇云越王當爲句踐之後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於上依下文當有至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吳鈔本無方字畢云時吳已亡又越依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東車五十乘說文束部云束縛也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吳鈔本無於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志吳鈔本作意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奚舊本作不畢云一本作奚是今據正我以義糶也爾雅釋詁云糶賣也畢云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糴抑越不聽吾言越下當有王字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鈞之糶句亦

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畢云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
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道大矣胡不大其義而小其身今
浦書祉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
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子墨
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
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
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
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
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耀**子墨子游**
魏越墨子弟子**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蘇云即子將
奚先之意**子**
**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
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淫僻無禮則語之
水部云湎沈於酒也史記宋世家云紂沈湎于酒荀學記二
十六引韓詩云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畢云說文
云憙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僻吳鈔本作辟**則語之**
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即吳鈔本作
則與上文同**故**

曰擇務而從事焉舊本挩攻故二字王據上文及
非攻篇補蘇謂曰當作曰非**子墨子出**
曹公子而於宋舊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子墨子出曹
公子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
也今本衍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俞云王說是也然曰字義
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
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上曹公子於宋即仕曹公子
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詒讓案王校是也蘇說
同今據刪曹公子墨子仕人於衛詒讓案王校是也蘇說
子亦墨子弟子**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吳鈔本
睹作覩**始吾游於子**
之門短褐之衣畢云短从豆聲讀如
裋詒案詳非樂上篇**藜藿之羹**舊本挩藜字
藿之羹尚不能朝夕常
給故不得祭祀鬼神也祭祀不以藜藿又不當在夕
無今字又教作政王云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教
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案王
校是也今據補正俞云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
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
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案俞說亦通**今而以夫子之教**句
家厚於始也舊本
此與上文複疑厚當爲享有讀
爲又言又於家爲享祀周禮謂

人鬼爲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內則鄭注云湛猶漬也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爲欲哉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拑肺蘇云季疑當作肝意言鬼神非徒貪嗜飲食者也詒讓案王校是也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拑脅持也於此義並無取竊疑擢當爲攫之譌呂氏春秋任數篇云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卽所謂攫也拑義未詳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當作求百福於鬼神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

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當重二字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吳鈔本無者字祭而已矣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爲求福也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疑亦墨子弟子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亦藉字之假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與矣相近而誤而知上更脫不字也孟山疑亦墨子弟子昔白公之禍詳非儒篇執王子閭曰孟山疑亦墨子弟子昔白公之禍哀十六年傳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杜注云子閭平王子啟斧鉞鉤要畢云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直兵劒刃之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說崔

行盟晏子云戰拘其頸劒承其小晏子曰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胷曲兵鉤頸高注云直直也**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畢云說文云遂亡也從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豕字而忘其本豕從意也諸讓案左傳云子閭不可遂殺之新序義勇篇同是子閭實死而非亡畢引許義與事不相應遂下疑當有外字**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然而反王**畢云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王俞云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勝綽墨子弟子項子牛齊人見前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攷之魯元公十九年齊伐魯葛及安陵二十年取魯一城穆公二年齊伐魯取郚十六年伐魯取最或郚三侵之事與**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高孫子亦墨子弟子**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畢云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諛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畢云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渚宮舊事越人作吳越下同**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速越人因此若孰**句**亟敗楚人**舊本孰亟字皆誤倒今據墨子書多謂此若勢者此勢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墨子書亦此爲此若說見上文函當爲亟讀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也俗書函字或作函與亟相似

詒讓案王說是也渚宮舊事亦作勢亟今據正公輸子畢云舊有曰字一本無詒讓案顧校季本亦無曰字文選西都賦薛綜注云魯般一云公輸子魯哀公時巧人孟子離婁篇云公輸子之巧趙注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云般若之族多技巧者後公輸篇作公輸盤自魯南游楚渚宮舊事云及惠王時案余說近是詳後公輸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馬始爲舟戰之器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具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爲舟戰之器也刀令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西經曰開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退則鉤之進則距之也詒讓案退者以物鉤之則不得退進者以物拒之則不得進此作鉤強無義凡強字並當從御覽作拒備穴篇有鐵鉤鉅備高臨篇說弩亦有鉤距鉅距拒義並同故下文亦云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荀子議兵篇說楚兵云宛鉅鐵鈚疑宛鉅亦兵器之名楊倞注云大剛曰鉅恐非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渚宮舊事作量短長而制爲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敝亟敗越人舊本敝亦誤敓

亟亦誤函今依王校正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畢云舊脫一狎字以意增詒讓案顧校季本亦重狎字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拒皆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義則速狎蒸湍亦當作拒鉤拒蒸家上文言之下同相蒸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說文鳥部鳶篆文作鵲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鵲成而飛之王云此當作削竹木以爲鵲鵲成而飛之今本少一鵲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鵲字三日不下渚宮舊事云嘗爲木鳶乘之以翔三日不集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

飛之三日不集此皆以譬爲喻又謂二人同爲之蓋傳聞之異論衡儒增篇亂龍篇說並同韓非子亦云木鳶詳後畢云文選長笛賦注云案墨子創作者被誤 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譬也不如匠之爲車轄 王云舊本匠作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改畢云太平御覽未有也字 須臾劉三寸之木 說文車部云轄鍵也案轄鍵也案轄肇字通古車轄多以金爲之據此則亦有用木者淮南子繆稱訓云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又人間訓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文選七啟注引尸子云丈軒六軼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諸書說鍵轄之度略同抱朴子應嘲篇云天不如三寸之車轄此又以譬爲雞與他書異畢云劉鏤字假音太乎御覽引此作暨土云畢說非也劉當爲劉或作劉廣雅曰劉斫也今本廣雅譌作劉劉字亦作劉形與劉相似因譌爲劉此言俗書斮字作斲故劉譌爲劉此言爲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鏤之謂也 而任五十石之重 說文禾部云秬百二十斤也經典通借石爲之五十石六百斤也 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畢云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

輩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轄之巧也用恐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輩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轄拙爲鳶鳶與此異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子之後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 畢云舊本予作與今據吳鈔本正與上文同 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務爲義翟又將子子天下 淮南子道應訓云墨子爲宋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即本此篇 公輸盤 畢云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班詰讓案世說文學篇劉注文選長笛賦七命郭景純遊仙詩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李注並引作般廣韻引作秋愛類篇葛洪神仙傳同呂覽高注云公輸魯般之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 爲楚造雲梯之械 淮南子兵略訓許慎注云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又脩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

雲梯械器也史記索隱云梯者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云公輸般爲雲梯亟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似約此篇文但大山四起未詳其義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左傳注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案服以雲梯爲兵車肛說不足據畢云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之階階成將以攻宋蘇云呂氏春秋云聲王聞宋十日考墨子時世與聲王相值疑公輸爲楚攻宋在是時諸讓案國策宋策鮑彪注以此事爲在宋景公時於楚則謂當昭王或惠王與蘇說不同今攷鮑蘇二說皆非也墨子晚年逮見田和又得聞楚悼王吳起之亂其生蓋當在魯哀公之末悼公之初則非徒不及見楚昭王即宋景公末年亦恐未逾弱冠是鮑說與墨子之年不合公輸盤或謂魯昭公子固未必塙然檀弓載季康子母死時公輸若方小而般與斂事則般必年長於若可知攷康子父桓子卒於哀公三年其母死或亦在哀公初年則般當生於昭公卒年下距楚聲王元年亦已逾百歲則蘇說與公輸盤之年又不合竊以墨翰二子年代參合陵之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無其事耳渚宮舊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惠王時其說蓋可信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畢云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高誘云郢楚都也畢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王云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爲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詒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與諸書所云又小異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俞云有侮臣下脫者字公輸盤不說吳鈔本作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畢云一本作千金是作獻千金於般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詒讓案渚宮舊事亦所制人字宋本國策作殺王吳師道校注引別本作至即武后則與此同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畢云

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詒讓案上乎字蓋即胡之誤二字音相近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疑即此時事蓋以救宋之急權爲之也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策高誘注云文軒文錦之車也鄰有敝輿宋策神仙傳並作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輿即輿異文耳顧云戰國策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短褐之借字詳魯問篇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高云言名此人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並作必爲有竊疾也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畢云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顧云戰國策有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畢云太平御覽引敝作弊荊有雲夢爾雅釋地十藪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案華容爲今湖北監利石首二縣境犀兕麋鹿滿之畢云太平御覽滿作盈詒讓案御覽疑依宋策改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畢云太平御覽狐狸作鮒魚王云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荊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荊有魚鼈黿鼉言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黿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並作鮒魚詒讓案神仙傳水作鮒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並作糠即糟之俗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高云皆大木也畢云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縣切楩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楩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吳鈔本並作楩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楩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說文木部梗爲山枌榆

與梗柟異本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畢云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顧云國策王吏與此文三事皆有誤疑當云臣以王之事攻宋也諫讓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逕周書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使羣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則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似是王吏之誤畢云已上十一字舊供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顧云此十一字不當有戰國策無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北文已為後人所節與諫讓案御覽所引與淮南子脩務訓文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士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舊本或與彼二書同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史記索隱云謂墨子為衛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牒者小木札也械者也牒雖曰者樓櫓等也畢本牒改作禀云舊作禀非也禀北堂書抄作稟案作禀者是也禀省為禀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禀玉篇云禀徒頰切禪衣也禀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禁帶為垣折箸為械則似以意改用之王云禪衣不可以為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為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洪頤煊說同俞云畢據太平御覽改作禀王氏又以作牒為是共實牒禀皆民字也其本字當作棨漢也虫部蛺蛺蝶也棨之與牒亦猶浹之與洽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棨鄭曰棨猶箸也以棨為械者以箸為械也陳孔璋書曰折箸為械詁讓案俞說亦通但說注引亦云墨子縈帶守之與陳琳文同神仙傳作以檷為械尤誤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畢云太平御覽城一作宋之下御覽引有具字墨子九與今本同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文選注引並與解文選注攻下有城字神仙傳同史記索隱引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子墨子之守固有餘畢云圍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禦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於此文詁讓案御覽所引亦與淮南子交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墨子九距公輸盤而公輸盤詘廣雅釋詁云詘屈也古字通用之王云禪衣不可以為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為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洪頤煊說同俞云畢據太平御覽改作禀王氏又以作牒為是共實牒禀皆民字也其本字當作棨漢也虫部蛺蛺蝶也棨之與牒亦猶浹之與洽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棨鄭曰棨猶箸也以棨為械者以箸為械也陳孔璋書曰折箸為械詁讓案俞說亦通但說注引亦云墨子縈帶守之與陳琳文同神仙傳作以檷為械尤誤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畢云太平御覽城一作宋之下御覽引有具字墨子九與今本同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文選注引並與解文選注攻下有城字神仙傳同史記索隱引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子墨子之守固有餘畢云圍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禦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於此文詁讓案御覽所引亦與淮南子交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墨子九距公輸盤而公輸盤詘廣雅釋詁云詘屈也古字通用之吳鈔本作屈畢云太平御覽

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詁讓案史記集解引仍作詰索隱云詰音丘勿反訓般枝已盡墨守有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又令公輸般守備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知何據而下史記集解引有言字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畢云文選注引有者字詰讓案史記集解引亦有吾不言畢云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畢云文選注引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儒林傳亦作釐史記索隱云禽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姓字也釐音里案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殷敬順釋文作禽屈釐音骨狸漢書古今人表同惟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與此同滑骨屈釐釐黎並聲近字通孟子告子篇魯勾慎滑釐或謂郎禽子非也前耕柱篇有駱滑釐漢書有丞相劉屈氂疑皆同禽子名呂覽驕恣字字書所無疑即釐之譌說文犛部云犛彊曲毛可以箸起衣服玉裁謂劉屈氂當本作屈犛謂彊曲毛若然禽子名亦當作屈犛與已持臣守圍之器畢云史記集解引圍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舊本待作待蘇云據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畢云請後作楚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詁讓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與今本同子墨子歸過宋墨魯人此云歸過宋者上云起於齊則亦歸齊也依文選注及呂氏春秋淮南子作自魯往則當爲歸魯自楚至齊魯皆得過宋也天雨庇其閭中畢云庇蔭詁讓案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守閭者不內也子立政篇云置閭有司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閭者恐其爲閒諜不聽入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氏春秋愼大篇引此節文